

傷逝 彭詩敏

我每天都在這兒工作—這間先夫遺留給我的舊式餐室，翔空餐室。那時候剛結婚，丈夫便買下了這個鋪位，誰知九七年一場金融風暴，丈夫竟成了負資產，還欠下不少債務。之後丈夫每天拼命工作賺錢，沒錯，債務是清還得七七八八了，不過不久後，丈夫便積勞成疾，不到一年就離世了。走的時候，只留下這間舊式餐室，和一個不到五歲的女兒，可兒給我。

二零零三年，我還未從喪夫的陰霾中走出來，但和可兒的生活總算過得平平淡淡也都安安穩穩，這也叫我安慰。但我不知道，二零零三年，這是多艱難的一年，不管是對我、對可兒、對香港，還有對他。

那年，還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非典型肺炎，甚麼是沙士，但卻在香港社區爆發了這一場疫症，每天都不斷添增新症，而且每天都有人因此病逝，沒有人知道應該怎樣做，整個社會頓時陷入了一片愁雲慘霧中。

在沙士期間，翔空餐室的生意當然一落千丈。聽專家說飛沫是傳播沙士的一大途徑，當時根本沒有顧客會冒生命危險在外面進餐，每天只有極少數顧客光顧外賣。

一個晚上，有兩個客人在餐室內等候著外賣，然後又來了一個客人。

「你好，麻煩你一個咖喱牛肉飯。」這是一把疲勞但溫柔的聲音。

「好的。先生，外賣還是堂吃的？」

「堂吃的，謝謝。」那時候人人為了預防沙士，都掛上了口罩。他也不例外，他只露出架著眼鏡的雙眼，他的眼睛，是單眼皮的。看他的眼睛，我猜他應該很累了，他的單眼皮眼睛好像撐不開，但又卻如此深邃。

他找了個位置坐下了，然後用雙手按摩著前額。另外那兩個客人突然坐開了，並驚叫道：「張太！你看你看！那個人是不是醫院裏的黎醫生？」

「是呀！是呀！聽說他是前線醫生……」

「哇！那會不會帶有甚麼沙士菌？還是快走了吧！」

撲的一聲，那兩個客人連飯也不要就跑掉了。我看見單眼皮客人，不，黎醫生，一臉尷尬的，遲緩了一會才走到我面前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還是外賣好了。」

「不用介意，坐下來慢慢吃吧。」

「不了，太麻煩你了。」

這時，餐室的員工梅姐，正在用漂白水起勁起擦著剛才黎醫生坐過的位置。

「對不起，我到外面等。」

該死的梅姐。

「不……」

我還未說完，黎醫生已經推門走出外面了。

那時候，我忽然覺得，導致社會一片陰霾的，除了可怕的非典型肺炎外，還有人們那些自私自利的行為。

期後的一段日子，黎醫生每晚都有來餐室吃晚飯。由於怕員工又再失禮，亦由於沒有員工願意招待黎醫生，我便親力親為招待他，久而久之便熟絡了。他也終於有勇氣留在餐室進餐。

「今天又多了五宗新症了。」

「真是辛苦了你們這些前線醫生，壓力又大，又不能回家。為了答謝你，我特地煮了這個豬肺湯，防炎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豬肺記得要洗得乾乾淨淨，也記得要煮到熟透。」

我們熟絡後，總會有事沒事的談上幾句。但我竟覺每夜這樣的閒聊，是愁雲下的一點安慰。

這晚，黎醫生如常地到來晚膳。但這夜，他沈默了許多，沒有跟我聊天，只自顧低下了頭沈思。

我把飯送到他面前。「黎醫生，飯來了，先吃飯吧。」

他仍低著頭，沒有理會我。

「黎醫生？」

突然，我看見黎醫生的肩膀抽搐起來，並發出「嗚嗚」的聲音，他哭了。他的一雙單眼皮眼睛哭紅了，哭腫了。

「黎醫生，怎麼了？你沒事吧？」我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今天又有兩個人死於沙士了……」黎醫生咽嗚著。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！壓力大得太可怕，我就像一條不斷被拉扯的橡皮圈，我快要斷了……」

「黎醫生，你別這樣，請你振作……」看見崩潰了的黎醫生，我有種莫名的心痛，但我詞窮了，不懂如何安慰他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盡量和黎醫生聊一些家常閒話，讓他輕輕鬆鬆地吃完一頓飯，這是他唯一能休息的時間，我希望能舒展一下他的壓力。可是，過了不很久的時候，我便不能親自招待黎醫生了。我唯一的女兒，可兒不幸感染了沙士。

那日，可兒學校的校長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懷疑可兒感染了沙士，要我立刻接走她和帶她去看醫生。我腦內猛然一轟，甚麼？我的可兒患了這可怕的沙士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經很注重她的個人衛生。可是，為甚麼可兒這幾天總在咳嗽？

我到學校接過可兒，然後再和她到醫院。走到醫院門前，可兒突然哭起來。

「嗚……可兒不要打針針，回家回家！」

「可兒乖，可兒病了要看醫生，看好了媽媽再帶可兒回家。」

可兒哭得更淒厲了。

我看著哭得臉紅耳熱的可兒，想起每天不斷公報的死亡數字，想起我亦要因此被隔離好一段時間，忽然沒有勇氣送可兒進醫院了，我害怕可兒這樣一進醫院，便永遠出不來了。我甚至製造理由說服自己可兒只是患了普通的傷風感冒，並不是所謂的沙士。於是我抱著哭得死去活來

的可兒，轉身便回家。

接下來幾天，我足不出戶，甚至沒有到餐室打點一切，只留在家照顧可兒，天真地相信可兒這樣就可痊癒。

一天，門鈴響了起來。我打開門，看到站在門外是穿著保護衣物，面戴口罩頭套的梅姐，她的造型非常奇特，又非常誇張。

「老闆娘！為甚麼幾天都不回餐室啦？我聽張太說可兒得了沙士！是不是真的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！你不要亂猜了……」

此時，咳得亂七八糟的可兒走了過來。

「媽媽，可兒咳咳……」

「哇！老闆娘！你看可兒！咳到這個樣子！準是患了沙士！幹嗎還不送她去醫院？慘了！這下子我會不會都被感染了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！可兒沒有沙士！」我連忙關上門。

「哎！老闆娘！可兒有病便得去醫！不要拿可兒的命來開玩笑！萬一傳染了……」梅姐還隔著門不斷大叫大嚷。

我望著虛弱的可兒，可兒真的得了沙士嗎？但我真的捨不得送可兒進醫院，我怕送了可兒進醫院，她便出不了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家門鈴又響起來了。我只把門打開了一條小縫，這次我看到的不止是梅姐，還看見一雙單眼皮眼睛，沒錯，那是黎醫生。

「黎醫生？」

「嗯！梅姐說你女兒病了！安全起見，趕快送她去醫院吧！」連黎醫生也想分開我母女倆？

「可兒沒有沙士！你們都走吧！」

「請你不要任性了！可兒是不是患了沙士也好，還是送她去醫院檢查一下吧！要是真的有甚麼事就麻煩了！」

「老闆娘！」梅姐的聲音又響起了。「快點帶可兒看醫生吧！別留

在家了！會害死可兒，會害死人的耶！」

「可兒沒有沙士！你們都走吧！」我重複了一遍便關上門。

「你不要這樣固執好不好？」黎醫生隔著大門喊起來。「我們做前線醫生的為甚麼寧願承受這樣大的壓力，也堅持要治理好每個病人？是因為我們不想再看見有任何新症發生，也不想再看見有任何人死於沙士！為甚麼你現在卻不願意讓可兒接受治療，而要她在這兒受痛苦？你不是最看不過別人自私自利的行為嗎？為甚麼你現在卻不顧其他人被傳染的可能！」

是哦！何時我也變成了自私的人呢？城市變遷，人心也會跟著變嗎？我是否真的太自私了？

我緩緩地打開大門。

「我把我最寶貴的可兒交給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活她！」我紅著眼跟黎醫生說。

「放心，請相信我，我會盡力治好她的！」黎醫生望著我說，我又再次看見他的單眼皮眼睛，這次，我在他的眼睛看不到倦意，看到的，反而是承諾與支持。

之後的日子，可兒証實患上沙士，被送進醫院裏去，而我雖然証實並沒有感染沙士，但也要被隔離了，我不能回餐室工作，更遑論去醫院探望可兒，還有黎醫生了。我不知道在我被隔離的這段日子，可兒在醫防過得怎樣，黎醫生有沒有來餐室吃飯，不知道無知的梅姐她們有沒有故意躲開黎醫生，怕黎醫生帶來病菌……被隔離的日子，我常常想起的，就是可兒，還有黎醫生。

過了差不多一個月，我終於解禁了，醫院那兒也打電話告訴我，可兒痊癒了，我可以帶她回家了！我歡天喜地地帶可兒回家，然後到市場買了一大塊豬肺回餐室，拼命地又洗又擦，洗乾淨了，再煮了很長的時間，確保豬肺都徹底熟透，湯免熬出了味。

我這個晚上一直待在餐室，等候著黎醫生，希望可以請他喝湯，答謝他對可兒的照顧。可是，我一直等到湯都放涼了，餐室裏所有員工

都下班了，黎醫生還是沒有來。

是黎醫生太忙了嗎？雖然我不知道黎醫生何時會再來餐室，但我仍堅持每天都熬豬肺湯等他。我熬了十四天了，但黎醫生始終沒有來過。

就在第十四天的晚上，我如常在餐室一邊看電視，一邊打點一切，電視新聞突然報道了這樣的一則新聞：「黎達夫醫生在醫治沙士病人期間不幸感染病菌，於今天下午去世……」

電視播影了一張男子的相片，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，我從沒有看見過脫下口罩的黎醫生。我用手掩蓋了電視中那張男子相片的下半臉，只露出眼睛，試試看看電視上這個英勇殉職的是不是我等待了十四天的黎醫生。我心裏說著不要不要，千萬不要，可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，是跟黎醫生一樣的單眼皮，眼睛一樣的深邃。

我驚訝得只懂張開口，我用口掩著掛著口罩的口，卻掩不住滴出來的眼淚。

三個星期以後，歌手們在大球場演唱，為沙士病人進行籌款活動時，興奮地宣布當天再沒有任何新增病症，大家都興奮地歡呼起來。一名歌手說時間和城市每分每秒都在流動，呼籲我們市民要忘記過去，努力活出將來。時間和城市每分每秒都在流動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可是有些傷痛，任由城市怎樣流動，也始終不能淡忘的。